

譯夫 水 著基斯賓斯鄔·俄

遺失街風習



行刊店書燕海



遺失街風習

鄔賓斯基著
水夫譯

НРАВЫ РАСТЕРЯЕВОЙ УЛИЦ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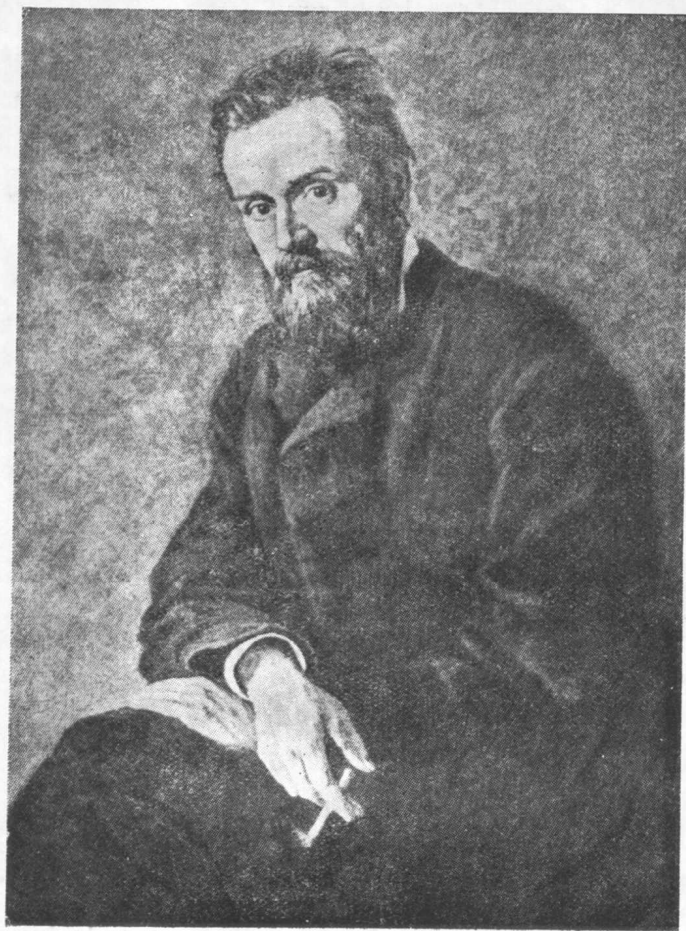
• 九四九一 •

海濱書局發行

遺失街風習

著者	譯者	發行人	出版者	印刷者	刊行期
鄒斯賓斯基	水鴻模	俞鴻模	上海燕書店 上海四川北路一四六六弄六號	光藝印刷廠 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一四九號	一九四九年八月初版

★有版權★



Trudi Yencu en'w

ABY/25/11

目次

小引	一
一 普洛霍爾·波爾菲勒奇	五
二 初次試驗	七
三 事業與結交人物	六
四 星期六	一五
五 時光如流水	一三
六 名醫赫里普興	一六
七 赫里普興尋酒喝	一八
八 普列傑爾畢夫一家	一五
九 失去了父親的家庭	一七
十 托路康尼柯夫的生活和『性情』	一六

十一	精神愉快時的謝妙·伊凡諾維奇·····	一九一
十二	謝妙·伊凡諾維奇認識普列傑爾畢夫一家·····	一九四
十三	謝妙伊凡諾維奇『靠了碼頭』·····	二一六
十四	各種遺失街人物·····	二三五
	(一) 書·····	二三五
	(二) 巴爾坎尼哈·····	二三一
	(三) 小市民德雷金·····	二四三
十五	逛遊記·····	二五一
十六	平安的結束·····	二七五
	譯後記(介紹烏斯賓斯基的創作與生平)·····	二七七

小 引

T城有一條遺失街。

屬於窮鄉僻野一類，它也具有這種地方的一切特點，那就是說，具有無數歪倒的，半坍的，或是完全崩坍的各種屋宇。補充這幅圖畫的還有可怕的秋天的泥濘，可怕的、黑沉沉的、響着孤單的叫聲「當心！」的秋夜，以及其中遠古以來就有窮的一面在奄奄待斃的一般貧困現象。

各個里街的貧窮的和本地話中所謂「被啃得精光的」居民是由小官吏、販賣薄荷和薄荷水的村婦、喝盡他們妻子所賺來的一切的小市民、以及衛戍的士兵等等構成，T城這種窮困的居民還有各種不同的手藝工人的被啃得並不稍遜的一個階級加以補充。T城裏各種金屬用品的工業早就很發達：城裏和郊外都有鑄鐵廠、製鐘廠、銅壺廠等等工廠。此外T城還以一家著名的鋼製品工廠聞名，這一廠家的工人住滿了薩列奇亦和整個楚爾柯伏郊區。這是非常特別的一面；它的過去曾經享受過政府各種特權的居民是高傲地睨視着城區裏的工匠和獨營工人的，在相遇的時候都不會放過交換親切的話語的機會。

『貓尾巴』一個說，『用個黃瓜去自刎吧』另一個回答。於是兩個人都扳着臉孔走過去。逃避薩列奇亦工匠——或是，打銑匠，像小市民稱呼他們那樣——的嘲笑是連一個官吏都做不到的，替官吏也發明了許多特別的綽號，如『細腿』、『毛頭』等等。

遺失街是在城裏，但工人城市的一般色彩即使在這裏也獲得了反映。在一所四面沒有圍牆保護的小屋裏，住着一個遺失街本街技藝的女代表，一個年老的軍人之妻，『傀儡師』在她的衰老的手指下面，祖國的雕像發揚光大了；在夏季的晴朗的中午，她家的土堆上一定有幾個泥軍官、女太太，以及很多祇有前腿的馬哨子晒着待乾。遺失街的小孩子們就把這些會叫的馬藏起來，整年用那刺人心肝的哨聲來調劑他們苦惱的存在。在同類的這種小屋子裏也住着鑽孔匠、研磨匠，以及工廠裏做工的婦人和少女。在這條街上還住着手風琴匠和轆轤匠等等手藝工人。在通達寬闊的伏洛聶士公路的街尾，看得見一座正方的，由暗紅色的磚頭砌成的建築物——銅茶壺製造廠。所有這些行業，使遺失街和其他的窮鄉僻野比起來有點不同的面貌。在休息日，它沉默的面貌由於打架和散佈各處的醉漢而活躍起來。平時，和母雞的尖聲的啼叫相唱的是一會兒交錯，一會兒突然一齊傾注向那被鑄造的大塊金屬的鐵鎚敲擊聲；工匠試驗手風琴的撥觸聲；轆轤機的營營聲——而凌駕這一切之上的通常是幽靜的歌聲。在暗幢幢的冬季的黃昏，當平常到處都已經緊緊地釘上大門和護窗，而居民都已經躺下睡覺的時候，廠家的窗子卻照耀得

更爲輝煌，從八角的煙囪管裏慢慢地飛出立時在暗空中熄滅的暗紅色的大火星。

無人憶起，無人守衛，遺失街衣服貼貼地負着它的重荷——貧困。瑯頭的敲擊，工匠的經常的歌聲或是大膽的說笑，兒童在街道上遊戲的牧歌式的樂趣或是青天白日在街道中央展開的婦女衝突的可笑場面——但是遺失街生活中所有這些表面的，街道上的現象都毫不能使人瞭解一個遺失街居民生活中的那一從搖籃時代直到就木之年都壓迫着他的黑沉沉的苦痛。

我們是漸漸地得知這種苦痛的。對讀者說來這該是多麼的奇怪，我們的認識遺失街的苦痛卻是靠了這樣一個遺失街上的人的幫助，這個人很使一般人覺得驚奇，因為他有時會帶着完全寧靜的心情對自己說：

『我還要希望我的基督給我什麼呢？』

這個人是一個製手鎗的工匠，一個年青的小夥子，置有小小的私人住宅的普洛霍爾·波爾菲勒奇。爲了這樣不可思議的奇事，我們就先來認識認識這個幸福的人，以便同時認識各種稱號的謙遜的遺失街上的人，那些自以爲不滿的人和自以爲幸福的人……

一 普洛霍爾·波爾菲勒奇

兩年前，普洛霍爾·波爾菲勒奇還不是遺失街的永久居民，雖然這條街曾經看護了他，並且把他從自己的饑餓的五臟裏放到世界上去。事情是這樣的，在遺失街上，很久以前曾住過一個解職的警官，他是以一個大事業家和一個對女性特別厭舊喜新的人而聞名的。這樣，他同他的太太——一個非常易於下淚的女人離了婚，和一個雅洛斯拉夫——小市民層的姑娘葛拉菲拉攪上了，後者把這三心兩意的老爺掌握了很久，但結果仍舊爲了一個官吏的女兒李莎維達·亞力克賽芙娜——一個眼睛總是垂向地面，對偷竊非常嚮往的中年女子——而放棄了他。但是葛拉菲拉並沒有和老爺分開：下降到廚娘的地位，她決心在廚房裏了此殘生，並且逐漸地開始喝起酒來。三心兩意的老爺自己也沒有趕走她的勇氣（照習俗要這樣的），因為她有兩個兒子，他們雖然是叫波爾菲勒奇，以表示尊敬老朽的馬車夫波爾菲里，但是，

●雅洛斯拉夫爲俄羅斯的一郡。

●老爺和葛拉菲拉並非正式夫妻，所以兩個兒子的父名並非老爺自己的名字，而是葛拉菲拉的前夫的名字。

無論是老爺，無論是葛拉菲拉，無論是孩子都知道爲的什麼。葛拉菲拉的長子留在家裏當僕從；幼子普洛霍爾則被送到一個車床師父那裏去學藝。當這官吏的熱鬧的屋子關起底層的窗戶，意氣銷沉地呆立着的時候，當他的花園裏不再聽得到高聲唱着流行歌曲和讚美詩的醉吏的聲音，而患着各種痼疾的老爺自己已一動不動地躺在小閣上等死的時候，普洛霍爾·波爾菲勒奇正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他在基輔關外獨自謀生，準備出售手槍。

我們的同他認識也始於這時候。

不知是由於自己的『高貴』的意識，還是由於處世的經驗，普洛霍爾·波爾菲勒奇總是設法避開他的做手藝的同伴，一點都不像他們：誰也不會看見他在打架，眼睛打壞；也不會看見他爛醉的倒在什麼地方的水窪中間。一個蓬頭散髮、衣服破爛、形容憔悴、鬍鬚成毼狀、頭戴一頂在試槍時給子彈和霰彈打穿的小帽，帶着一種每分鐘都準備證明『生命祇值一戈比』的絕望衝動的工人的身形——這種絕望的身形完全不像普洛霍爾·波爾菲勒奇的身形：他總是戴着一頂完好的、清潔的帽子，臉孔總是洗得很細心，而粘有在工作時常在作場的空中飛舞的最細的鐵粉的骯髒頭頸則藏在絨線圍巾底下，圍巾就由那舊得可以的厚呢大衣的絨領抵着。質料不好，但還可以過去的長褲以及向有點泥污的靴端吐痰的徵候——這一切都說明了要模倣一種人，主要是高貴的人的願望。總之，他不像一個做手藝的，卻像一個神學

校的學生，一個修道院長的兒子；他所沒有的祇是雪白的上等質料的手套和要用火紅色的披肩覆住整個背心的熱望而已。他的面貌帶着經常的克制、思考、忙於事業的痕跡，普洛霍爾·波爾菲勒奇自己就稱這些爲『算計』，他在他所有的行動上都是以這『算計』爲指針的。比方，穿德國服裝，普洛霍爾·波爾菲勒奇就不僅是因爲高貴，而且也因爲他算計好需要這樣做。『比方』他說，『碰到火燒，這不管你的事情……是嗎！』真的，當警察（在遺失街叫巡查）的手扣住窮漢的衣襟，而這些窮漢卻在火中用赤裸的手去揭取燒得通紅的鐵片，偶爾把臉和背浸到水流裏使不燒痛的時候，普洛霍爾·波爾菲勒奇卻平靜地站在貴人中間，用不慌不忙的嗓音向身邊的人解釋道：

『……有沒有看見火柱……白的……』

『看見的。』

『這全是由於最微細的事情發生的。現在上層的氣流從一頭髮過來，而下面呢……這氣流也助了一下威……請看，這氣流怎麼從那面過來的……』

接着，普洛霍爾·波爾菲勒奇舉手向上，轉過身來把臉迎着風。

普洛霍爾·波爾菲勒奇愈是相信自己觀點的公正，他的面貌就愈顯得沉思。普洛霍爾·波爾菲勒奇在作場工作的時候，常常獨自一人出聲進行着一些斷片的談話，把自己的意思吐露給車床和黑黝黝

的牆壁。

「鬼蛋！真的，鬼蛋！」那時在作場裏響起了這樣的話。「你們的事情——亂七八糟……滾來滾去，我來替你找出一個端倪……」

但是如果有時普洛霍爾·波爾菲勒奇跑到一個熟悉的官吏（他的熟人祇有官吏，而且一般地說來都是高貴的人）那裏去小坐，那麼他所有的克制在這裏都一下子斷線了，所有祕密的念頭都飛到外面來了。他特別喜歡同官吏們談談自己的私事，因為不論那一個官吏都是善於閒談的；有的地方說『是』，有的地方說『不是』，而且總是合時地提出問題。官吏萬一竟不懂，也決不會反駁的。

坐在一個熟悉的官吏的狹小的屋子的一角，普洛霍爾·波爾菲勒奇從從容容地啜着熱茶，一面不住的說着。

「伊凡·伊凡諾維奇，您說——現在這時候很困難？」

「是的！」那官吏把一條腿擱到另一條腿上，說道。

「是的；可是如果照規矩說，那就是憑良心說，那麼對一個聰明人說來是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時機了……特別是同我們的百姓，同貧民，同這批人在一起——簡直是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

官吏驚奇得搖着頭。

「老實說……我們所最遺憾的——就是無從着手……即使抓到一點點力量也是好的——這是頭一樁事情啊！……一句話：你要會計劃，算計……你一瞄準——就「貫通」了。瞧，有人說：「老闆們壓得緊！」好。我們來這樣說：我把一切，直到最小的東西，都送給我們的弟兄——那批窮人——總之，使他們完全滿意，您想像想像看，他們會恢復神智嗎？」

官吏凝視着普洛霍爾·波爾菲勒奇的臉孔，躊躇地說道：

「難——得很！」

「永遠不會！他起碼再要大醉十年，才會真真瞭解。而在他攪清楚這些事情以前，聰明人是不會死的……沒有理由死……我還是在他愚蠢的時候抓住他好，因為這種愚蠢是在我的算計之中……我說得對嗎？」

「對……是這樣的百姓……」

官吏倒了一杯茶，接着，向波爾菲勒奇指指茶杯，加了一句：

「喂……倒一點！」

波爾菲勒奇拿了茶杯，坐到先前的位置，繼續在官吏面前發揮「如果沒有愚蠢」照理「該」如何

做的理論。把自己的聲音壓低到耳語聲，彷彿要瞞過什麼人似的，他列舉出審慎理智的生活的一切好處：「那時恐怕連工作也易於有出路了，『自己也會珍視自己了』，『也會像一個人了』，他輕聲說着，——不管官吏的判斷力如何，他已經屈服於自己的跳抖的心了，他竟悲傷地說出要是能够教導『孩子們』那多好哪；但是他立時考慮到『愚蠢』，又回復了神智，斷定說，『他們這批鬼蛋』是不可能教導的。跟着這種結論而來的波爾菲勒奇的含有諷刺的眼光和笑容使官吏突吃一驚……

『教導』波爾菲勒奇並不改換其含笑的臉色，反駁道。『相反的，伊凡·伊凡諾維奇，教導他是可以在一秒鐘內完成的……一個有真學問的人可以一下子把這佈置好。他會對他們說：『鬼蛋！難道你們丟了腦袋嗎？……媽的……』這一類的話……一秒鐘裏他們就會走開……離開老闆的……但是結果怎樣呢？是這樣，他們也毫不躊躇地擱住了這個有學問的人的頭頸……』說服——是給你說服了，可是工作卻沒有了！『老闆，他熬得住，可是我們的弟兄到第二天就哭了……肚子，它的第一樁事情是到酒店裏去……這個時候他們不能熬了……而老闆卻儀表非凡地手裏拿着一瓶酒，把它高舉過頭，使各處都看得見『孩子們』！他們馬上就衝向他……這個時候老闆可以無限地壓搾他們……這是大算計啊！』

官吏又連聲唯唯，接着，不願這一次又失面子，就勇敢地做了一個結論，說一切痛苦——主要都是由於『伏特卡』……波爾菲勒奇這一次甚至笑了起來……官吏不知道他葫蘆裏賣些什麼藥。

「伏特卡！」波爾菲勒奇微笑着鎮靜地說道。「伏特卡，它和這種事情毫不相關……它對於人是有好處的……因為它含有藥……這要看誰喝，怎樣喝法……而主要的——卻又是這個愚蠢……您的看法怎樣：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真正的痛苦他從沒有看見過，可是總是一心一意要到酒店裏去……他「賭賽」着喝，「誰喝得多」……說句粗野的話，他們像小惡鬼般喝得漲漲的，此後就是同伴們把他們背着送回家了。」

官吏有點不相信。

「不，伊凡。伊凡諾維奇，在我們的生活裏要辨清什麼是本源是不可能的……我們這裏給你做了一樁好事——那是由於愚蠢；給你做了一樁醜事——這也是由於愚蠢……您倒來辨別辨別看……有的時候你就是騎了山羊也近不攏他，因為他已經受了別人三瓶酒，可是有的時候我可以用一小杯的代價獲得他整個的身心。又是什麼同老婆打架啊……笑痛肚皮的騷擾啊。」

「騷擾？」官吏重問一遍。

「不會有別的事情，是騷擾。因為活着幹什麼——他們也不知道……你瞧我的說到目前也是爲了這一點。首先，他是一個愚蠢的傻子，把事情攪得亂七八糟，不能應付事情，而現在，他又毫不懂事……聰明人這時就應該抓緊機會了……你等一分鐘就够——祇要搗搗五個戈比……去搗一下——便是你的